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四部文庫

文懷沙 主編

秦漢文明卷



(十四)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四部文庫

秦漢文明卷

文懷沙主編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十四

秦漢文明卷

十四



漢書彙證三

漢書疏證三十六卷(二一)(卷八至三六)

〔清〕沈欽韓撰

三一八二三

漢書彙證三



漢書疏證卷八

吳沈欽韓撰

古今人表三

中上

眉

鄭云眉臣名

靡

紀年帝相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靡出奔鬲

女艾

紀年少康使女艾伐過殺澆注女艾譏澆初浞娶純狐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

漢書疏證卷八

寡居澆強圉至其戶陽有所求女岐爲之縫裳共舍而宿女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澆既多力又善走艾乃田獵放犬逐獸因嗾澆顧限乃斬澆以歸於少康按女岐澆事俱見天問注此總歸諸女艾則不知其所據或因左傳女艾謀澆而聽決之也

冥

紀年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

死於河祭法冥勤於官而水死鄭云契六世之孫也按紀年之作皆是依放內外傳禮記等書而出非

經傳適與之合也逐條勘對使知僞迹顯然

垓

殷本紀作振紀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

易殺而放之大荒東經王亥託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郭璞曰竹書殷王子亥賓

微

魯語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紀年帝泄十六年

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縣臣注同郭璞所稱

鞠

周本紀

局

紀年在位十八年

漢書疏證卷八

厔

紀年帝卽位居西河四年作西音按呂覽音初篇殷整

甲徙宅西河紀年河實甲名整

猶思故處實始作爲西音其事與此同一以爲殷一以爲夏未知誰誤

虞公遂

湯時爲二王後也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湯受命而正應

天變夏作殷號時正白統故親夏虞紳唐謂之帝堯以

神農爲赤帝周書史記解樂專於君者權專於臣權專於臣則刑專於民君娛於樂臣爭於權民盡於刑有虞氏以亡

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縣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縣臣也按郭注所引與今紀年注同當是注竹書者襲取之也按如紀年則荒淫失德不當列第四表蓋不詳其事耳

逢公柏陵

海內經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注

猶通言淫之也
吳權人姓名
緣婦孕三年是生鼓延父始爲侯周語

皇妣太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憑神也

章昭曰伯陵太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後大姜之姪殷之諸侯封

於齊地詳海內經及韋昭語並以逢伯陵在先昭二年傳季荊因之注逢伯陵殷諸侯美姓則以

爲逢伯陵在殷時表蓋從左氏之說置於此

穆天子傳羅泌云

天子筮獵革澤其卦遇訟逢公占之蓋其後也

伯陵爲

臣

費昌

紀年帝癸二十九年費伯商出奔商秦本紀費昌去夏

漢書疏證卷九

三

歸商爲湯御以敗桀於鳴條

終古

淮南汎論夏之將亡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

外丙

紀年注名勝

仲壬

紀年注名庸

沃丁

紀年注名絢

史記與此同紀年小庚名辨

小甲

紀年注名高徐廣曰世表云太庚弟

雍己

紀年注名佃

孟戲

秦本紀作孟戲

中衍

紀年太戊三十一年命費侯中衍爲車正索隱云舊解以孟戲仲衍是一人今以孟仲分字當是二人名按史

漢書疏證卷八

四

本文惟說一人事則孟戲仲衍不當分爲二人中衍白面烏喙降佐殷帝太戊見趙世家說苑復思篇

中丁

紀年注名莊

祖辛

紀年注名思

沃甲

紀年作開甲名踰

祖丁

紀年注名新

南庚

紀年注名更

劉姓
豕韋

此武丁所克者不知何取而列於此襄二十四年傳句氏以鄭語有彭姓之豕韋故加劉姓以別之

祖庚

紀年注名曜元年作高宗之訓與史記合

膠鬲

呂覽誠廉篇武王使叔旦龍膠鬲於次四內注地名而與

之盟又貴因篇武王至鮒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

漢書疏證卷八

五

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

殷也膠鬲曰竭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予以是報

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輶軍師皆諫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韓非喻老篇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與費仲來求因與之周惡賢者之得志也故予費仲

下辭便鄙惡按紀年帝辛四十年使膠鬲求玉於周又趙岐注云膠鬲遭紂之亂隱遁爲商文王於鬻鹽之中得此人舉之以爲臣也與呂覽所說不同紀年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則不得云文王舉之也

微中

呂覽當務篇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

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按檀弓微子舍其孫腯而立

衍鄭云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宋微子世家微子開卒

立其弟衍是爲微仲家語本姓篇微子弟曰仲思名衍

或名泄嗣微子後故號微仲

商容

韓詩外傳二商容常執羽籥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及武王克殷立爲天子欲以爲三公

商容辭曰吾常馮于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愚也不爭而隱無勇也愚且無勇不足以備乎三公遂固辭不受

命燕王以書謝樂問曰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呂覽離謂篇箕子商容以此窮又鶴冠

漢書疏證卷八

六

子備知篇商容拘按商容與箕子同科不舉又老子師伐紂之事外傳妄也大畧篇表商容之間

亦曰商容淮南繆稱訓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

文子上德篇老子學於常樅見古而守柔注古亦作舌仰視屋樹退而目川觀影而知持後說苑敬慎篇同以淮南證之則常樅卽商容呂覽慎大曰表商容之間士也世說注商容老子師

過者趨車過者下注商容老子師也高誘以爲一人非樂記注使箕子視

商禮樂之官蓋鄭以記文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不爲人名故異於傳記然樂記文誤出使之二字耳

師涓

韓非十過篇衛靈公召師涓令坐師曠之旁援琴撫之

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晉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爲靡靡之樂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淮南泰族訓師延爲平公鼓朝歌北鄙之音注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爲紂作朝歌北鄙之音也按正文師延誤樂書仍以衛靈公者爲師涓紂者爲師延表以師延爲師涓非也論衡紀妖篇釋名拾遺記皆爲師延殷本紀作師涓此仍其誤

樂書仍以衛靈公者爲師涓紂者爲師延作淫聲者又與梅伯死忠者並列殊乖大義

梅伯

呂覽行論篇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淮南叔眞訓殷

漢書疏證卷八

七

紂醢鬼侯之女菹梅伯之骸注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菹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爲無道梅伯數諫故菹其骸

邢侯

邢當爲鄂紀年帝辛元年命九侯周侯邢侯亦鄂之誤國策又爲翼趙策魯仲連曰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韓非難言篇翼侯炙魯仲連傳徐廣注鄂一作邢

鬼侯

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鄴縣有九侯城呂覽過理篇紂

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環春秋繁露王道同按文疑環字誤紂豈少一環乎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鴟

陸德明釋文鄭云成王時劉向馬融皆以爲宣王時註輔錄云賈逵以爲文王時按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注三巫地名南宮适卽伯适南宮氏也表與諸儒失考耳

成叔武

管蔡世家次第七封於成

霍叔處

次第八封於霍作雒解建蔡叔霍叔於殷俾監殷臣穆子傳霍侯舊告薨天子臨於車邱

漢書疏證卷八

八

檀伯達

見成十一年傳

蘇忿生

呂覽分職篇武王之佐五人注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然誘又以爲毛公則見道應訓注

滕叔繡原公

皆見僖二十四年傳或子或侯未詳其所出

郜子

路史部分南北南後入晉北後入宋然其國名紀云今登封有廢郜城是爲南郜與晉郜異云登封之郜城爲

古哿國是也則何得云入晉其說自相矛盾

雍子

路史國名紀鄒伯爵

鄧侯

紀年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黜豐侯御覽七百六十二崔因酒箴曰豐侯沈酒荷罿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郇侯

紀年昭王八年錫郇伯命則郇是伯爵詩傳云郇伯郇侯也箋云文王之子爲州伯

漢書疏證卷八

九

唐叔虞

紀年成王八年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十年王命唐叔虞爲侯世家成王削桐葉爲珪以與叔虞史佚請擇日立叔虞說苑君道篇作周公

應侯 邅侯

王會解內臺西面者正北方應侯曹叔

右史戎夫

周書史記解王在成周召三公左史戎夫孔晁云王穆

王也戎夫左史名紀年穆王二十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表作右史又列於成王時皆誤

祝雍

大戴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視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當之未有考據

邢叔

錢大昕云邢侯已見上文此未詳翟氏灝以左傳陶叔當之未有考據

商子

說苑建本篇伯禽與康叔封朝於成王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商子告以南山之陽有木曰橋南山之陰有木曰梓橋者父

漢書疏證卷八

十

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者明日見乎周公入門而趨登

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安見君子二子對曰見商子周公曰君子哉商人也亦見尚書大傳疑商子卽商容

穆王滿

天問穆王巧梅夫何爲周流按梅乃母之誤也紀年穆王元年築祇宮於鄭注穆王以下都於南鄭按穆天子傳天子入於南鄭是也

呂侯

鄭云書說周穆王以呂侯爲相紀年五十一年作呂刑命甫侯

君牙

今有僞書

伯驛

今有僞書

祭公謀父

周書周公云歿王制將衰穆王因祭祖不豫詢

當爲子謀

位作祭公注祭公周公之後穆王在祖例穆天子傳天子西遊乃宿於

祭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茲夫之詩天子命歌南山

有鼈

密母

密康公之母見周語列女傳云姓魏氏

漢書疏證卷八

士

共伯和

呂覽開春論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

稽又慎人篇古之得道者窮其樂達亦樂故許由虞乎

潁陽共伯得乎共首高誘曰共伯奔其國隱於其首山而得其志紀年厲王

十三年共伯干王位二十六年周宣公召穆公立太子

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地輿志河南郡共之故國者高誘以爲奔其國謬矣

嘉父

當爲家父

譚大夫 寺人孟子

並見詩序

伯陽父

周語幽王三年西周山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葛

洪神仙傳老子周文王時爲守藏史則伯陽父應卽老子

邊韶老子碑當幽王時三川實震以夏殷三百年之陰陽之事鑒喻時王表誤以爲兩也冊府元龜

唐憲宗謂宰臣曰昨者地震草樹皆動搖何祥也

李絳對曰在昔玄元皇帝以大聖明睿通於天下之理

因周三川之震云云則唐時固以伯陽父爲老子也

史伯

見鄭語

師服

漢書疏證卷八

士

見桓二年傳

號文公

紀年宣王十五年王錫號文公命

臧哀伯

桓二年傳

隨季良

桓六年傳是季梁列子仲尼篇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

而歌非此人也

魯申繻

管子大匡篇作申俞

楚保申

說苑正諫篇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鎔之矰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舟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王之

罪當笞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

乃變行殺如黃之狗折箇鎔之矰逐舟之姬

篇作葆申
高誘曰葆太葆官也申名也淮南說山訓作鮑申又鵠冠子備知篇楚用申應陸佃注以爲申包胥非也卽保申耳

齊寺人費

左傳管子大匡皆作徒人此誤也又不載孟陽疑有誤

脫作齊世家

王青二友

疑秦青之誤列子湯問篇薛譚學謳於秦青顧謂其友云云

高侯

王子成父

管子小匡使王子城父爲將韓非外儲說下三軍既成陣使士視死如歸臣不如公子成父請以爲大司馬實須無

大匡篇賓須無堅強以良可以爲西土小匡篇決獄折中臣不如賓須無請立爲大司理

麥邱人

三祝齊桓公曰使主君無得罪於羣臣百姓新序四韓詩外傳十並有其事晏子諫篇又爲齊景公

輪邊

莊子天道篇輪扁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韓詩外傳五以爲楚成王讀書於殿上而輪扁在下與莊子齊桓公異平陵老

說苑貴德篇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

愚公

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按此適明桓公之美韓非外儲右下一曰桓公微服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呂覽下賢篇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韓非難一新序五同諸子雜記各宣所聞僅可意會而已

說苑正理篇齊桓公出獵逐鹿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人而問之曰是爲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爲以公名對曰臣故畜牷牛生子而大責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隣聞

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桓公以告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咎繇爲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

按是類旣無名氏雜出傳記表旣畧東郭之鄙人帶桃父之丈夫語號亡之野人又奚爲奔之詳其體例觸處痕瘡

陳公子完

田敬仲

虢史嚚

莊三十年傳

周內史過

漢書疏證卷八

主

引文二

內外傳並見

楚屈完

史記云楚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按鄭以臺爲將軍雖

見晉語然三傳旣無其文乃遷妄以意竄駁文觸目生

憎

卜偃

晉語注曰晉掌卜大夫郭偃韓非南面篇郭偃之始治

也文公有官卒戒民之備也商子更法篇郭偃之法曰

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按趙策四客

見趙王曰燕郭之法有所爲桑雍者王知之乎曾子因

本作郭偃之淫淫是法之誤如上所稱則郭偃爲晉文公造法也當染篇晉文公染於咎犯郊偃

御覽六百二十作郭偃

辛廖

閔二年傳

梁餘子養 罷夷

並閔二年傳

申生

新序七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

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

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

漢書疏證卷八

主

引文一

不可謂禮見機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而使我行之

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按獻公太子申生耳其

異說不知所從來論衡異虛篇作衛獻公太子然衛獻

公亦無聞太子自殺之事

狐突

說苑立節篇太子申生將死使人謂狐突云云

與檀弓同

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

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

子乃歸自殺

與左傳爲異

秦繆公

呂覽不苟論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謗

見客子之事與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

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

其事猶懼爲諸侯笑今子爲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又悔過篇繆公非欲敗於殽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則不信

言之不信師之不反也從此生故不至之爲害大矣

秦繆夫人

論衡秦繆公好淫樂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音

按張敞曰

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

陽秦昭王后曰葉陽則爲孝文王后充所引謬

公孫枝

漢書疏證卷八

七

說苑臣術篇秦穆公見百里奚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憲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

公曰然吾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

以賀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

呂覽慎人篇百里奚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與說苑穆公觀鹽見百里

奚牛肥自得之者異韓非說林上公孫枝自別而尊百里近誣妄

繇余

新書六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

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施陳時發則載其上詩曰投我

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上少投之則

下以軀償矣

蹇叔

韓非難二蹇叔處于而亡亡處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

于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

釋史引子爲虞按秦本紀百里侯曰臣不

及臣友蹇叔臣事虞君蹇叔止臣則蹇叔未嘗仕虞也非誤矣

燭之武

燕策趙恢曰伍子胥宮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

賞

內史叔興

呂覽當賞篇周內史興問晉文公賞有功之臣而陶叔

漢書疏證卷八

太

狐不與曰晉公其霸乎聖王先德而後力晉公其當之矣

卜徒父

僖十五年傳

禽息

韓詩外傳

後漢書朱彥傳注中引異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

不見納出當車以頭擊闌腦精乃出曰臣生無補於國

不如死也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

新論薦賢作黔息

王廖

呂覽不苟論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

繆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蹇叔非不能爲內史。」

按仁義之君苟見鄰國有之良而用之，各期於治可矣。人主不比之務，見聘使往來一人，稍可必欲詭計離阻解散之，使歸於已，豈有道哉？

呂覽之論

蹇叔當矣。韓詩外傳九作內史王廖。韓非上過說苑，史廖此脫內史二字。

韓詩外傳九作內史王廖。韓非上過說苑，反質篇皆作內史。

晉文公

史廖二字

墨翟公孟論篇晉文公大布之衣、羊之裘、革以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淮南主術訓同疑。是衛文公之訛。淮南繆稱訓齊桓舉而不密，晉文密而不舉。新序雜事二有逐獸聽漁者言逐麋問農夫老古其語。大畧同。又雜事四晉文公田

漢書疏證卷八

九

於虢退一老夫而問焉。虢之爲號久矣。子處此故矣。號亡其有說乎？對曰：「虢石斷則不能諫，則無與也；不能斷又不能用人。」此虢之所以亡。按此與齊桓公出遊於野，亡國郭氏之墟，問於野人。野人曰：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爲墟也。

一事並載，亦傳聞之異然。二虢皆遠於齊，齊桓出遊無能越千里而遠涉河外。則晉文公之事較核。獻公滅虢，文公已長，其事未久。不應不審虢亡之由而反詢芻蕘。以是推之，皆不近情理。宋胡安國訛然以爲異聞，亟取以補春秋莊二十四年郭公之傳，斯妄矣。又鹽鐵論貧富篇晉文公見韓慶下車而趣非其多財以其富於仁充於德也。事無攷。

夫人姜氏

事詳晉語。劉向錄爲賢明傳，然歸國後更納秦嬴而妾氏在齊。未正小君之位，何得如表所稱？

魏犨

世本畢萬生巴季。巴季生武仲州。魏世家以爲畢萬卽

生武子，較世本差一世。

顚頡

商子賞刑篇。晉文公將欲明刑以親百姓，於是合諸侯大夫於侍于宮。顚頡後至，請其罪。君曰：「用事焉，吏遂斷

顚頡之脊以殉。」

胥臣

晉語亦爲曰：季韓非難一呂覽。義賞篇並爲雍季。說苑權謀篇。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之而已矣。」君

漢書疏證卷八

十

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明年無復也。」許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曰：「雍季之言，百世之謀也。」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寡人旣行之矣，按晉世家，晉侯歸國，行賞孤偃爲首。或曰：「城濮之戰，先軫之謀。」文公曰：「先軫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其情事與左傳合，而語書皆以咎犯。雍季對舉非也。韓非難三及兼仲尼之言，事旣虛懸。聖說苑建本篇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人，何有論此哉？說苑建本篇文公見咎季，其廟傳於

西牆。公曰：「孰處而西？」對曰：「君之老臣也。」公曰：「西益而宅。」對曰：「臣之忠不如老臣之力。」其牆壞而不築。公曰：「何不築？」對曰：「一日不稼，百日不食。」公出而告之。僕僕頓首於軫曰：「君之明，羣臣之福也。」新序六作魏文侯見箕子。李按文侯時箕子之名，無所證則

彼文之訛。

賈佗

晉語賈佗公族也而韋昭解爲狐偃之子賈季無論公

族與姬姓親疏縣絕獨不觀本文云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苟以爲偃子可云長事耶此繆盜之甚者恐傳本脫訛昭不應如此文六年傳杜預云賈佗以公族從文公而不在五人之數也

董因

晉語董因迎文公於河韋昭曰周太史辛之後

豎頭須

韓詩外傳十新序五並作里鳬須文公赦之使爲右勦然晉國皆安語曰桓公任其賊而文公用其盜秦策姚賈曰文

漢書疏證卷八

主

引言

公用中山盜而勝於城濮卽此事

齊國嚴子

國歸父

周內史叔服

文十四年傳

孟明視

呂覽悔過篇蹇叔有子曰申與視與師偕行高誘曰申

白乙丙視孟明視也皆蹇叔子按孟明爲元帥豈得僅

云與師偕行左傳謂與師秦本紀云百里奚子孟明視

西乞術

本紀以爲蹇叔子按三帥又脫白乙丙何士會

呂覽尊師篇晉文公師咎犯隨會說苑尊賢篇晉文侯行地登隧大夫皆扶之隨會不扶文侯曰會夫爲人臣而忽其君者其罪奚如對曰其罪重死隨會曰君獨不聞爲人君而忽其臣者耶文侯曰何如對曰爲人君而忽其臣者智士不謀辨士不爲言仁士不爲行勇士不爲死文侯下車辭曰寡人有腰髀之病願諸大夫勿罪也新序二又作趙簡子與虎會問答皆涉虛妄其尺度是雜說常調

繞朝

漢書疏證卷八

主

引言

韓非說難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此不可不察

石癸

立鄭穆公者疑卽石甲父

蕩意諸

壽之子公子蕩之孫以王父字爲氏

公冉務人

叔仲惠伯宰

卜楚丘

文十八年傳

晉趙盾

春秋繁露一春秋之道視人所惑爲立說以大明之今趙盾賢而不遂於理皆見其善莫知其罪故因其所賢而加之大惡擊之重資使人湛思而自省悟以反道曰吁君臣之大義父子之道乃至乎此所由惡薄而責之厚也他國不討者諸斗筲之民何足數哉

鉏麑

說苑立節篇作鉏之彌呂覽過理篇作鉏麑

宋伯夏叔子

防叔之子傳寫者誤連叔子爲大字與方叔嘉子同又

漢書疏證卷八

三

四

防叔已目宋奔魯仍例宋國非也
鬪伯比

桓公六年傳已應列於前不當在此馬驥曰重出

楚嚴王

說苑君道篇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

山川曰天其忘子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呂覽

重言篇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灑成公賈入諫曰不

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灑

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烏止於南方之阜三年

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其三年不動將以

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

也是鳥雖無飛將沖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貢出矣不

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悅

楚世家吳越春秋作五舉又滑稽傳作涪子髡說齊威王新序雜事二作士慶韓非喻老篇作莊王右司馬御

座一事而異傳者五又說苑正諫篇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

諫莊王立鼓鐘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禰祇右朝服曰吾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

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之手右执陰刀

刎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爲相又云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重壞百里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諸御已違

楚百里而耕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耶諸御已曰云云遂趨而出莊王遽追之其事並相類

按雜傳記言莊王之美逾其分言其初政之不善亦過

漢書疏證卷八

三

於形容多由辨士飾辭爲之墨翟耕柱篇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

袍以治其國淮南子訓楚莊王好鞋冠楚國做之

王孫滿

僖三十三年傳

箴尹克黃

令尹子文之孫

魏顆

晉語使令狐文子佐新軍注魏顆之子魏頽按此蓋魏

夫論志氏姓魏顆以克秦功封於令狐也潛

五參